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通義卷八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紹昱

謄錄監生臣程驪

詩經通義卷七　　吳江朱鶴齡撰

鴻鴈之什

鴻鴈于飛（鴻鴈春則北徂秋則南翔故以為流民往來之比）肅肅其羽之子（歐陽義之子使臣也）于征劬勞于野（讀如墅）爰及矜（如字）人（矜人人之可矜憐者）哀此鰥寡（讀果五反音古○呂記遠定安集之政必不遺窮民然後為至故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爰及者不遺之辭也非安集萬民然後及之也）○鴻鴈于飛集于中澤（讀徒洛反音鐸○集于中澤言鴻鴈之來賓而還也）之子于垣百堵（毛傳說板堵與韓詩左傳注不同集傳從毛）

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讀達各反音鐸按堯典宅嵎夷蔡邕石經作度鄭氏周禮注引詩度西曰栁谷朱子語録云古字宅度通用度讀鐸○使者所至招俫流民使返都邑築其牆垣而安處之○鴻鴈于飛哀鳴嗸嗸正作嗷音翱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陳啓源曰鄭云謂我役作衆人為驕奢非也王介甫以矜憐撫掩為宣驕得之葢矜憐撫掩有類于姑息則疑于驕與驕子之驕同義史記田蚡曰此我驕㺯夫罪序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王氏曰宣王之民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至于矜鰥同寡無不得其所焉

嚴緝此詩述使臣之勤勞能宣布其上之德意也美使臣所以美宣王也王者事業以安民為本此可見復興之規模矣

厲王之後人民離散宣王能使還定安集各復其居詩人賦其事以美之毛鄭解之子為侯伯卿士盖指巡行邦國者左傳文十三年鄭伯宴公于棐子家賦鴻鴈注云詩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苦可證古解如此集傳改作流民相謂雖亦可通而去古義

遠矣

一章二章皆述使者還定安集之事三章又代為使臣之辭哀鳴嗸嗸憂流民之未盡安集也維彼哲人謂我劬勞以于征于垣言也維彼愚人謂我宣驕以矜憐慰勞言也（本王氏說）益深歎使臣之劬勞能知其心者少也

鴻雁三章章六句

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說文央中央也夜未央言夜未中）庭燎（釋文在地曰燎執之

曰燭又云樹之門外曰大燭于内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為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音鏘○夜如何其夜未艾音乂○毛云久也集傳訓盡本之王逸注楚辭庭燎晰晰音制君子至止鸞聲噦噦音諱○夜如何其夜鄉音向晨庭燎有煇音熏君子至止言觀其旂讀渠斤反音勤林堯叟左傳注音芹云温公讀古音考音斤

序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箴之者慮其勤而易怠也

列女傳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由是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以此證之果為

宣王之詩也

黄震曰此詩人自設為問答之辭古說皆謂宣王夜興而問早晚王雪山云人君數問夜亦非體恐是殿陛之間宮掖之内執事者相為問答耳周禮雞人夜呼旦以䳼音叫百官漢儀中黄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相傳未幾衛士鷄唱所謂雞鳴歌或是此曹董氏云百官官箴王闕此詩其司烜音毁之屬所為乎○此詩自為問答亦如齊風雞鳴之體陳啓源曰亦形容勤

政之心如此非真有三問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音免彼流水朝宗于海讀虎洧反音喜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讀如以莫肯念亂誰無父母音米○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音傷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不循道之諸侯載起載行音杭○載飛載揚載起載行箋疏皆指諸侯安相侵伐呂記以起行指念亂者謂念之甚而起居不寧也嚴緝朱傳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訛言詐偽之言呂記凡譸張為幻以罔上惑聽者皆謂之訛言○周禮大

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造言之刑次于不孝不弟而禁暴氏掌誅庶民之作言語而不信者此即大舜聖讒說殄行之意也至訛言莫懲而宗周始衰矣**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吕記讒人在朝乃諸侯疑畏之本故于末章明言之王志長曰讒言其興則讒猶未盛也葢見幾者招呼同類預為戒勉之辭

序沔水規宣王也國語秦伯享公子賦河水韋昭云河當作沔其詩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已反國當朝事秦正此詩首章之義杜預左傳注則以為逸詩未知孰是

規王之聽讒而諸侯攜貳也首章言流水必朝宗于海猶諸侯必朝宗天子今乃如飛隼之或飛或止去

來無定本鄭箋下二章同此亂之所由生也我兄弟諸友可無以禍及父母為念乎次章以流水湯湯喻諸侯强盛不朝又如鴥隼之飛揚自恣所謂念彼不蹟者也念彼不忘則詩人憂亂之辭三章以飛隼循其陵阜喻諸侯之循道而來朝者令訛言亂政而王不察則彼必讒言是懼矣惟敬可以弭讒故又託為相戒之言以悟王也歐陽義呂記嚴緝皆同古說惟集傳但云此憂亂之詩按墨子及汲冢書皆言宣王殺杜伯

而非其罪殆以讒言致然觀此詩所規容有之矣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朱子曰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

鶴鳴于九皋皋澤也韓詩云九折之澤聲聞于野音墅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音洛彼之園爰有樹檀讀如田其下維蘀音託○蘀落葉也他山鄭云他山喻異國之石可以為錯入聲○礪石○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讀如吞魚在于渚或潛在淵音因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从木不从禾即楮也陸機疏幽州人謂之穀桑荊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

其皮可擣為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陳啓源曰集傳引程子之言甚美然斷章則可非正辭也詩以他山之石喻遠國沉滯之賢非以玉石相對為一美一惡之喻

序鶴鳴誨宣王也疏上言規此言誨者規是正其已失誨是教所未知

箋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董氏曰此詩其師傅所作歟

毛鄭謂教王用賢其說必有自也鶴善和鳴魚多潛伏故以比賢人園樹山石皆用賢之比也鳴臯聲聞身隱而名著也潛淵在渚時隱而時見也樹檀下蘀

朝廷當上賢者而下小人也他山為錯旁求側陋則可以治國也通篇全用罕譬舉類通而見義遠納牖之體當如是也朱傳分作四解文義不貫且是講學非說詩矣

鶴鳴二章章九句

祈疏司馬掌封圻兵甲古圻祈畿字通用故此作祈書作圻父音甫子王之爪牙讀五胡反音吾○疏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箋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于王之爪牙之士○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

詩緝曰底音止傳曰底至也今本作底誤按小旻篇伊于何底同止○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序祈父刺宣王也范氏曰箴之不可而規之規之不可而誨之誨之不可然後刺焉見古人愛其君之至也夫有宣王之功而不至于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

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宿衛天子所謂爪牙也六軍不足用乃出禁衛以從征所謂轉予于恤也毛鄭以為作于宣王末年敗績姜戎之時其說可信

○呂記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前二章既刺

其以禁衛之士從征役矣末章復以有母尸饔刺其不聰古者親老而無兄弟則免其征役必有成法越勾踐伐吳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此可見矣詩人責司馬之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乃驅我從戎使我親不免尸饔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此據讀詩記集傳所引乃刪改之

祈父三章章四句

皎皎白駒（賢者乘白駒而去）食我場苗（草始生曰苗非必禾也本草多言春夏采苗○嚴緝愛其人而并愛其所乘之駒雖食我之場苗而不恤也杜詩與奴白飯馬青芻亦此意）縶（音執）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于焉逍遥○皎皎白駒食我場藿（說文藿赤之少也嚴緝藿豆葉用以作羹）縶之維之以永今夕（讀祥龠反音嚼）（古音考音芍）所謂伊人于焉嘉客（讀克各反音恪）○皎皎白駒賁（音閟）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陳啓源曰）此章兩句一韻天然相協但思字重出耳然亦詩所常有也朱傳偶句叶似屬不必況次句來字下尚有思字叶之尤不可解○四爾字皆指賢者言爾若為公為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令爾優游肥遯志在自

樂其慎之勉之而已益知其不可留故為決別之詞也四句舊無定解華谷東萊皆主此説今從之朱傳慎勿過也勉毋決也似非語意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嚴緝言賢者所處窮約其飼馬止新芻一束而已然其人之美則如玉也陳啓源曰白駒一入空谷不復返矣然我猶束生芻以待之誠愛其人之德美如玉也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序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宣王之末不能用賢宣王殺杜伯而非其罪以是知其不能用賢也賢有見幾而去者同朝大夫惜其去而思之故有是作首章二章欲得賢者來止其家而留之也此張氏說伊人猶云

彼人乃其人不在而想望之非覿面之稱也三章兾其來而又愛其去也末章則嘆息賢者之遠去猶望其念巳音問無絶華谷云極稱其美而思慕之所以見其人之賢而時之不用為可刺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 孫奕示兒編黃鳥有二種名同實異如黃鳥于飛集于灌木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此鸎也如交交黃鳥止于棘于桑于楚者黃雀也無啄我粟我梁我黍亦黃雀也令人稻粱熟時黃鳥羣飛田隴為人所羅此自在七八月間豈復有鸎哉愚按古有野田黃雀行疑孫說得之但鸎至冬間始蟄見爾雅翼此云七八月無鸎

則然 不黄鳥無集于榖从木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

言旋言歸復我邦族○黄鳥黄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从禾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讀如芒○不可與之明言言旋言歸復我諸兄讀如荒○黄鳥黄鳥無集于栩音許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吕記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言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

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序黄鳥刺宣王也

嚴緝此與黄鳥告别之辭也杜詩岸花飛送客檣燕

語留人謂送留人惟花燕亦此詩告别惟黄鳥意也毛鄭以為室家相棄王氏蘇氏以為賢者不得志而去朱傳則以為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郝敬曰民不得所時政使然故詩人託為民言以諷上所謂刺也下章放此

黄鳥三章章七句　東萊說見集傳

我行其野蔽芾音沸其樗音樗當作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讀如姑○按樗木與下遂葍皆詩人託興語集傳釋為賦體殊覺支離王

氏曰樗惡木尚可以庇息今以昏姻之故就爾而爾不我畜則樗之不如矣辭旨曉然○我行其野言采其蓫音逐○陸璣疏今羊蹄菜似蘆菔而莖赤一名禿菜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斯復王氏曰蓫惡菜也尚可采以治疾今以昏姻之故就爾而爾不我畜則蓫之不如也○我行其野言采其葍音福讀筆力反音偪○陸璣疏幽州人謂燕葍根白可食荒歲蒸以禦飢原始云俗名老鴉蒜昔生燕地今隨處有之不思舊姻求爾新特箋求汝新外昏特來之女特者不以禮嫁無肯媵之集傳則云匹也即實惟我特之特○王氏曰葍野菜之惡者也然尚可以禦飢昏姻之相與固為其窮則相收困則相卹也今棄舊姻而求新特則又葍之不如也成蘇氏云當從論語作誠不以富亦祇音支以異讀亦織反音赤○二句集

傳解極明

序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王氏曰此民適異國從其昏姻而不見收䘏之詩也

朱子從之

嚴緝周之盛時以睦婣任䘏教道其民至黄鳥我行其野二詩作則教道微而習俗薄矣君子是以知周道之衰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秩秩斯干疏易注云干大水之旁秩秩言其流有序幽幽南山嚴緝西京賦言長安于前則終南太乙于後則浮渭據涇此詩言南山即終南干是大水之旁即涇渭諸川也如竹苞讀補苟反音[illegible]矣如松茂矣黄震曰王雪山云如竹如松言物色之嘉如非比喻乃枚舉之詞按漢書言鄠杜竹林南山檀柘之饒則如非比喻明矣兄及弟矣式相好去聲讀音吼矣無相猶矣首及兄弟者人之居室必兄弟睦而後安○似續妣祖顧炎武曰古人自祖妣以上通謂之妣周人以姜嫄為妣是以妣先于祖周禮大司樂享先妣在先祖之前斯干詩曰似續妣祖鄭云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或謂變文以叶韻不然築室百堵西南其戶集傳解此句用疏述毛○陳啓源曰鄭氏釋西南其戶為天子燕寢之戶比于大夫一房之室戶則較偏于西比于宗廟路寢之四戶則

獨有其南不如毛云西鄉戶南鄉戶也語為平正爰居爰處爰笑爰語此章五句一韻

○約束版也緜詩縮版以載之閣閣椓音卓○椓如椓杙之椓謂以杵築之之橐橐

風雨攸除去聲鳥鼠攸去君子攸芋芋訓大嚴緝即所云居移氣也○如

跂斯翼疏如跂跂如人跂足直立竦臂翼然如矢斯棘如鳥斯革讀如棘○毛訓

棘云棱廉也鄭訓革云如鳥暑希革張其翼時歐陽訓棘為急革為變朱傳從之以變解革難曉如翬

音輝○雉五色備成章曰翬斯飛君子攸躋音賫○殖殖平正其庭有覺

毛云高大鄭云直也集傳兼用之其楹噲噲音快其正正為陽南也噦噦音嘒其

冥冥為陰北也君子攸寧嚴緝上章言其堂故曰升此章言其室故曰寧季本曰攸躋謂升以

聽事者益路寢禮君日出眂朝退適路寢是也攸寧益小寢禮后眂朝聽政使人眂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也 ○下莞音官上簟讀徒錦反定上聲○釋文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為席簟竹席 乃安斯寢 疏宮寢稱室經皆言考室之事正指其文則乃安斯寢是也既考之後居而寢宿 乃寢乃興乃占我夢 讀彌登反音甍古音考音民 吉夢維何維熊維羆 音碑讀彼何反音波 維虺維蛇 讀于其土何二反移佗二音○此章凡三換韻 ○大音泰 人占之 周禮太卜掌六夢之法 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祥猶兆也熊羆强壯故兆男虺蛇陰伏故兆女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去聲之裳載弄之璋 王氏曰男子不衣之衣而衣之裳裳下飾也不弄之圭而弄之璋璋半圭

也成人有漸故也其泣喤喤音皇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音替○傳裼褓也疏褓縛兒被也故箋以為夜衣載弄之瓦讀魚位反音義○傳瓦紡磚黃震曰瓦是覆勝以索麻線者今俗猶然非屋瓦之瓦也無非無儀傳婦人質無威儀也丘氏曰婦人尚靜默不當有所是非尚質慤不當為威儀按以儀為威儀者毛說也以儀為善者鄭說也鄭本爾雅集傳從之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陳第曰儀罹古有俄音儀讀議如字乃以議音義罹音麗叶之似泥○王志長曰男子不舉其職不舉者備之也曰室家君王室家君王之內缺一焉而隳也女子則舉其職舉之者實之也曰酒食而已酒食之外誅一焉而借也

序斯干宣王考室也

厲王流彘宮室圮壞宣王即位更作宫室既成而落之劉向引詩亦同序說集傳則云未見必為宣王之時又引或說李寶之云儀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宫新宫即此詩考新宮久亡疏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宫孔子時年三十餘後此詩亡孔子録而未得故子夏不為之序也不足信

古人將營宫室宗廟為先序止云考室者室是總名言室足以兼寢廟也毛傳不及宗廟而鄭箋以似續妣祖為成宗廟築室百堵以下為成燕寢按鄭云宗廟及路寢

制如明堂每室四户此詩二章云西南其户故知是燕寢其路寢丈雖不載亦作之可知劉向昌陵疏亦云宣王儉宫室小寢廟詩人美之其言與鄭合然則宣王考室必非不及宗廟孔疏云雜記言廟成則釁之寢成則考之此序云考室取義甚廣可以通釁廟也此辨甚明

呂記首章總述其宫室之面勢而願其親睦二章三章述其作室之意與營室之狀至于風雨除鳥鼠去則宫室成矣故四章言望其外則雄壯軒翥如此五

章言觀其內則高明深廣如此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寧言其既處也六章以下皆頌禱之辭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誰謂爾爾指牧人之官鄭云指宣王也恐無此理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音淳○黒脣歐陽義呼牧人而告之曰爾誰謂爾無羊牛乎其數若此之多也爾羊來思其角濈濈音戢爾牛來思其耳溼溼羊觸以角故言角毛牛尚耳故言耳○疏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牛馬羊犬豕鷄也此詩唯言牛羊者蓋經言爾牲則具

主以祭祀為重馬則祭之所用者少豕犬鷄〇或降于則比牛羊為卑故特舉羊牛以見其盛也

阿或飲于池讀唐何反音沱古音考云古池沱通音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上聲蓑何笠蓑禦雨笠兼禦暑雨或負其餱古音考讀去聲三十維物疏牲有青赤黃白黑五色經言三十維物則每色之物皆有三十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蘇傳物類也何楷曰與比物四驪之物同爾牲則具讀居律反音橘古音考音臼〇按集傳阿池訛為一韻笠物具為一韻故餱字無叶陳第謂儁叶與上爾牧三句不諧改具與餱叶而笠物為隔句叶亦可從〇疏祭祀之牲當用五方之色故箋云爾之祭祀索則有之〇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讀于陵反音盈〇王氏曰牧人將歸而又辨牛羊之雌雄以視多寡之數按此說是也集傳出搏禽

獸用鄭氏說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陸佃曰六畜之死皆善耗敗而羊為甚故不騫不崩本羊言之麾之以肱畢來既升曰畢來則兼及牛可知以牛隨羊後而至故以括之○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音寧旐維旟矣室家溱溱按集傳郊野建旐州里建旟乃錯舉周禮司常大司馬文旐統人少旟統人多本橫渠之說○陳啓源曰衆維魚矣衆謂魚之多傳云陰陽和則魚衆多不以為人衆也魚麗詩舉魚以美萬物之盛多此亦以多魚為豐年之夢義正同耳旐旟本二物箋云夢旐與旟傳云旐旟所以統衆是也兩維字不必泥吉日之伯禱一事也而兩言既此詩之旐旟二物也而一言維各從文便耳旐旟聚衆故知人民蕃庶集傳所引或說云夢人乃是魚夢旐乃是旟此不可解也

又云旐郊野所建統人少旟州里所建統人多按周禮春官司常夏官大司馬所須旗物各異盖司常所須仲冬大閱之禮大司馬所須季秋治兵之禮也司常云州里建旟縣鄙建旐注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疏謂鄉之下次州又次黨又次族皆建旟又次閭又次比皆建旐遂之下次縣又次鄙又次酇皆建旐又次里又次鄭皆建旟也大司馬云郊野建旐百官建旟注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由此觀之司馬之郊已兼司常之州里縣鄙而野與百官又在其外二職所舉本不倫安得各取其一以相配乎至以司常所須而言則五職建旐五職建旟所統鄉遂之民數畧相等也以大司馬所須而言則六官之屬豈能多于六鄉六遂及四等公邑之羨卒哉不知橫渠何據而云然

序無羊宣王考牧也

箋厲王之時牧人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是有成

謂復古之牧法陳啓源曰鄭解序意極明嚴緝以考牧為落成牧養之牢古未有以牧名牢者此葢因作室落成而誤夫落成者必為酒食而燕飲其中豈有君臣聚飲于圈牢者乎經典考字多訓為成宮室既成謂之考室牧事有成謂之考牧云爾燕飲落成之說本不必拘嚴緝又解首章爾羊來思爾牛來思為

來歸于牢　謂兩言來以見牢之成夫作詩之意在牧人稱職牛羊蕃息以歸美宣王爾與牢何與乎況牛羊來思果為歸牢則下章兩言爾牧來思即繼以何蓑何笠以薪以蒸豈亦謂之歸牢耶

箋疏所引牧人謂牧人之官詩所言爾牧蓑笠薪蒸者乃牧養之人也降阿飲池牧之地也蓑笠負餱牧之具也以薪以蒸遊牧也以雌以雄別羣也皆牧法也矜矜兢兢羊知所畏也不騫不崩無耗敗也畢來

既升入于牢也羊盛如此則牛可知衆魚旐旟鄭氏謂牧人得此夢而獻于王華谷謂設辭以頌禱二說皆通○黄氏曰古人以畜之多寡卜其人之盛衰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于是人和而神降之福此頌禱之詞所以詳及于羊牛衆多牧人安逸以致民物富庶之效也

皇甫謐曰宣王三十年伐魯諸侯從此不睦蓋周衰自此而漸也大局宣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

之篇當在三十年以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行不可以限斷呂記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于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雖晚歲怠政然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以是而掩之乎故復取二詩以終之也大雅有美無刺大雅論大體者也論其大體則宣王固一世之賢王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南山之什

節音截借同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音談不敢戲談輔氏曰戲談且不敢而況敢正言其失直指其非乎國既卒斬

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音伊讀如阿○蘇傳山之實草木是也山之生物其氣平均如一凡生于其上者無不猗猗然而長也按集傳所引第三說即此落實取材出左傳猗訓長出毛傳何謂難通呂記嚴緝皆用此說赫赫師尹不平謂何箋責三公之不平不如山之為也天方薦瘥音差喪亂弘多民言無嘉讀如歌○李氏曰言民曾無善言但恐讇爾憯音慘○憯曾也莫懲嗟讀遭哥反左平聲○此章蘇氏說見集傳○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氐王氏曰京室以大族為氏朝廷以尊官為氐氐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也太師尊官也秉國之均疏秉國之均是居權衡之任朱子語類秉國之均均當从鈞所謂如泥之在鈞不知鈞是何物潘時舉云恐是為瓦器者所謂車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成器愈快今集傳訓平者

此物亦唯平乃能運也四方是維天子是毗音琵俾民不迷不弔釋文弔如字左傳注弔愍恤也集傳從之昊天不宜空黃公紹讀去聲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問詢問仕任使也弗仕對下膴仕言之勿罔君子式夷式發語辭夷平也式已已止也謂止而不用無小人殆讀養里反音以瑣瑣姻亞則無膴音武仕嚴緝尹氏不躬親王事而信任匪人庶民所以不信服也君子豈真不可用哉既不詢問之不任使之勿誣君子以為不可用也小人豈真可用哉當平夷其心察知其奸而廢退之無信小人至危殆其國家也瑣瑣姻亞之小人無以親昵故置之大位也大臣官使人才當昭布公道乃于君子則弗仕惟姻亞則膴仕所謂不平也按集傳以君子目王言王委政尹氏尹氏又信任小人以欺罔人主令不

從。○昊天不傭勒龍反音庸○均也降此鞠訩音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釋文音利○呂記鞠凶大戾匪降自天皆尹氏為之也民罹其害無可奈何而歸之于天也君子如屆音戒讀居利反音記古音考云古與暨通郝叶難○釋詁云屆極至也即上章躬親問仕之謂俾民心闋音缺讀苦住反音氣郝叶癸君子如夷惡去聲怒是違集傳以屆闋與惠戾叶文勢轉換似另叶為宜○君子如屆四句集傳明矣一說屆訓至即解四朋至斯孚之至必朋至而後知拇之果解也必君子屆而後知小人之果退也小人退則民心息矣此解亦是而于君子如夷句難通夷者平也正與師尹不平相對仍從舊說為得○許氏曰集傳以此章刺王及尹氏愚以為專刺尹氏亦可通與前後兩章意尤貫○不弔昊天讀如吞亂靡有定式月斯生言月月增

亂俾民不寧憂心如酲音呈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

姓末二句亦可轉韻讀不必叶○嚴緝國之有成乃紀綱法度天下之所倚以為平者今誰秉持之乎尹氏實秉之而乃不自為政信任姻亞羣小用事終勞苦我百姓也按不自為政即二章弗躬弗親意益專責尹氏而責王之意言外見之○此章蘇氏說見集傳

○駕彼四牡四牡項大也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嚴緝世亂則一身無所容若見天地之狹如唐人詩出門便有礙誰謂天地寬也

○方茂爾惡相去聲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音酬矣疏言相惡既深和解又疾皆是小人無常之態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音福怨其正呂記此章篇將終矣故復歎曰昊天其使尹氏不平乎我王豈得安寧乎今尹

氏不自懲創反怨人之正己者方且報復未已吾是以憂吾王之不寧也此憂豈為身哉○家父音甫

作誦以究王訩窮究王致亂之由　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讀下工反音崩

○此章陳氏說見集傳

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箋家父字周大夫疏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終七十五歲古人以父為字或累世同之雲漢序云仍叔箋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仍氏或亦世字叔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也○呂記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歌節之未章杜氏謂取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詩在古止名節也

此詩家父乃求車者之先世韋昭以為平王時作劉

瑾據國既卒斬喪亂弘多語亦以為東遷後詩恐不

然益節彼南山即終南山家父因所見起興則是作

于未遷之時又詩曰我王不寧曰以究王訩可見其

時幽王尚在也

首章以師尹失民望憂周之卒歸于亡也二章言師

尹致亂在于不平而召天人之怨三章言太師委任

之重尹氏以不平不稱其職也四章言師尹之不平

在于遠君子而任小人君子對下小人謂邪正之當

辨也勿誣罔君子以為不可用勿信任小人以自取危殆文意瞭然五章言如用君子則可以回天心而息民怒歎師尹之不能也六章憂尹氏不但不能弭天災抑且生禍亂七章思避亂而無可往也八章形容小人喜怒無定蓋怒以立威喜以植黨也九章責師尹不平而不知反已十章言致亂雖師尹而亂本實在王心故終以式訛爾心之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音政月建巳月繁霜解頤新語或疑四月不得有霜考之漢武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晉武咸寧九年四月隕霜傷粟麥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董氏曰霜降非時災降于上也訛言非常禍起于下也上下相應如此則國亡無日矣念我獨兮憂心京京讀居良反音姜○歐陽義念我獨兮憂心京京言已獨為王憂耳以見幽王之朝多小人而君臣不知憂懼也哀我小心癙音鼠憂以痒音羊○劉氏曰鼠病而憂在于穴內人所不知也我有癙憂至于痒病亦人所不知也○父母生我胡俾我瘉音庾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讀孔五反音苦莠言自口同上○王氏曰莠惡也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也王志長曰小人之言必有所為其便于私者則飾之而謂其可也礙于私者則抑之而謂其不可

也人之與已比者則庇之而謂其賢也與已左者則排之而謂其不肖也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所謂所好生羽毛所惡生瘡痏爾即好言自口之時而推其言之心無非害正廢公者故曰訛言也憂心愈愈是以有侮輔氏曰君子之處亂世彼以為是而已以為非彼以為樂而已以為憂動與衆違所以反見侵侮也王志長曰盡人顛倒于訛言昏濁之中則反以君子憂亂之言為無端之痛哭其能免于侮乎此申上章念我獨兮之意○憂心惸惸惸音煢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并其臣僕毛鄭皆以為濫刑臣僕即周官所謂五隸也古者有罪沒入及俘虜之人司隸掌其政令而役之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陸佃曰富人之屋利之所在也烏以能食已故集焉民之從祿如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蘇傳言虐政所殘其

民凋敝如中林之木惟有薪蒸而已此說勝朱傳民今方殆視天夢夢音蒙讀莫登反音盲○視天若夢夢罔聞民困無所告訴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音升○集傳解四句全用賴濱言天之既定雖强力樂禍之人無有不勝之者如羿奡不得其死是也有皇上帝伊誰云憎王志長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易姤象所謂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有皇上帝惟德是予寧有終于憎人而不可轉者乎○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按疏云山猶謂之卑況岡陵乎此語未安故集傳易其解蓋山脊曰岡岡不可云卑于山也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同上○箋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使占夢爾信徵祥之甚漢藝文志惑者不稽之躬而忌妖之見所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嚴緝訊之占夢

言所問不急也李義山詩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亦此意也○按召故老訊之占夢一事也集傳詢之故老訊之占夢似分為二矣以詢字解召字亦未安

具曰予聖傳君臣皆自謂聖誰知烏之雌雄讀如盈○歐陽義凡禽鳥之雌雄多以首尾毛色不同而別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叶居亦反音擊謂地蓋厚不敢不蹐音積○側行也家語孔子讀詩至正月六章惕然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違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而無所自容也

維號斯言有倫有脊王氏曰人號呼而出斯局脊之言者非誕也乃有倫序有脊理哀今之人胡為虺蜴音亦○字林在壁曰守宮在草曰蜥蜴虺蜴肆毒害人之喻

○瞻彼阪音反田

崎嶇墝埆之田有菀音鬱其特茂特之苗天之扤音兀我胡氏曰扤有齟齬頓挫之意歐陽義天之扤我者君子居危推其命于天也下文執我仇仇正所謂扤我者如不我克李氏曰賢者之挺然特立如特生之苗在陂田中而小人成羣思有以中傷之惟恐其不及也彼求我則求我為法則如不我得執我鄭云空執留我仇仇爾雅仇仇傲也郭璞云傲慢賢者陳啓源曰依此解于詩意甚協改訓如仇讐反失重語之義亦不我力不使我得盡力也箋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蘇傳書云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弗克由聖此之謂也歐陽義此章大夫自傷獨立于亂朝也既傷獨立而知其無可如何故于下章遂及亡國之憂○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政同胡然厲叶力桀反音烈矣燎之方揚

按燎之方揚正指褒姒淫妒擅寵讒諂蔽明之時而言故下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如集傳解于語氣未合

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呼悅反音血與滅異之○終其永懷又窘陰雨承上言王日為淫虐而不止我永思其終如行道之必困于陰雨也其車既載乃棄爾輔上聲古音考音甫○輔兩旁夾車木也載如字則也輸疏隱六年公羊傳輸平猶墮成墮成敗其成也是輸為墮墮壞之義爾載釋文才再反音在將音槍伯助予上聲

○箋其車既載以車之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乃棄爾輔輔喻遠賢也棄汝車輔則墮汝之載乃始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後求賢已晚矣○此章蘇氏說見集傳

○無棄爾輔員音云益也○于爾輻讀筆力反音偪○輻以固轂輔以益輻屢顧爾僕僕以將車不輸爾載音在讀節

力反音即古音考同**終踰絕險曾是不意**讀入聲音憶○歐陽義戒其無棄輔而以益其輻又屢顧其僕使不墮所載者駕車者如此猶恐覆敗而今乃履絕險而不以為意則宜其覆矣○范氏曰治天下者任重道遠故以將車為喻

○魚在于沼叶音灼**亦匪克樂**音洛**潛雖伏矣亦孔之炤**音灼○箋魚在池沼非能有樂及潛伏于淵又灼然易見而難逃以喻賢者在朝廷道不行無所樂退而窮處又不可以避**憂心慘慘**當作懆**念國之為虐**陳第曰沼說文從水召聲樂讀撈炤讀照虐讀研耀切則此章自叶舊註似不知北音

○彼嚴緝彼彼小人也**有旨酒又有嘉殽**二句集傳無叶古音考酒一音才笑反讀若醮又韻會殽一音戶教切二字皆當讀去聲可援以補朱傳之缺**洽比**音鼻**其鄰昏姻孔云**傳云旋也謂周旋保

愛釋文云本又作員同上章員于爾輻作益解亦通念我獨兮憂心慇慇歐陽義哀小人不知危亡將及而猶以酒殽與其隣里親戚為樂我則失志窮獨憂之而痛也○佌佌彼有屋蔌蔌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釋文夭災也是椓音卓讀都木反

音篤○起二句毛鄭皆言王者寵貴小人朱傳從之嚴緝以佌佌蔌蔌指小民言宣王方還定安集之而今又逢此夭椓亦通○郝敬曰民之無居無食是天降天禍椓擊之哿音可矣富人哀此惸獨

吕記勞役之甚者又就其間自較輕重故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困苦之甚者又就其間自較淺深故曰哿矣富人哀此惸獨李氏曰衰亂之世要其極也貧富均受其禍言其一時虐政則富者猶可以勝其求貧者愈不

堪爾

序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首章言訛言害國甚于繁霜害物故已獨為懐憂二章言訛言變易好醜故憂心愈甚而反見侮于小人也三章傷國之將亡莫知底止四章究天定之可畏不終于夢夢五章歎訛言之莫懲徒相蒙以自聖六章言上下畏罪而無所自容七章言小人抗我而求賢無實八章言宗周之必滅由王惑溺女色推禍亂之本也九章以棄輔隳載責王之遠賢人而致危殆

十章因言駕車之道當周慎于始斯踰險不難而王
曽不以為意也十一章憂君子之罹害十二章惡小
人之比周末章悲小民夭椓𥝌獨為尤可念也幽王
之禍原于褒姒而成于小人專政故前數章皆以訛
言為憂葢訛言者譸張變幻小人所恃以罔人而惑
衆者也此東萊說後言洽比其隣昏姻孔云與上篇瑣瑣
姻亞語合此詩所刺者殆即尹氏之徒歟
此詩鄭氏以為宗周未滅時作朱子引或說疑是東

遷後詩以詩文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為據然考西周亡後不即東遷詳余尚書埤傳自犬戎發難至平王即位首尾益數年事此詩既言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又云哀我人斯于何從禄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其作于未遷之時乎若既遷後人有定主不當為瞻烏誰止之歎矣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集傳多採用蘇氏說

十月之交按鄭箋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穎濱以為此夏正十月十月謂之陽月朱子從之交者日

與月交會也左傳注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集傳解最明實本孔疏

朔月今本作日非辛卯叶莫後反音某郝音柳王伯厚云大篆卯字讀為柳古柳卯同字○魏氏曰七月詩先儒皆以夏正為斷十月之交則十一月矣是周人正朔之月故曰朔月辛卯正朔日食古人所忌故曰亦孔之醜今按左傳注晦朔者日月之會也春秋日食必書朔為例此詩十月之交正謂十月朔也朔月即月朔見玉藻是倒字法猶論語以月吉為吉月也儀禮用朔月甚多注云朔月月朔日也鶴山解作周人正朔之月非是其意特欲援此證周人不改時月耳辛陰金卯陰木月為純陰而日又純陰陰陽微可知顧偉曰虞鄺推十月辛卯朔在幽王六年乙丑歲大衍歷以為然以授時歷推之是歲十月辛卯朔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限余按唐書言漢世大儒皆以日食非常闕而不論黃初以來始課日食疏密則孔疏

謂漢儒未有以歷考此辛卯日食者固其宜也仲達唐初人不見大行歷法亦何由知日食在幽王六年乎大抵歷法至後世愈精故漢以前日食之差以日計唐以時計宋元以刻計今以分計○來斯行曰唐虞之時歷象已極詳密獨日月之食缺而不講良有深意後世疇人豫定視為固然修省之意蔑如矣

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明其將有大變應在幽王驪山之禍則以陽月之災為古人所甚重也

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王氏曰月有虧盈虧則微矣彼月而微則固其所此日而微則非其常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讀於希反音依○蘇傳天變既見君子知國之將亡國亡則民首被其患是以哀之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讀如杭○箋行道度也不用謂相干犯也李氏曰望而至于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蝕之矣朔而至于黃道是謂臣壅君明則陰為之食矣凡日月之食

而垂象以告凶者皆不用其常道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李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月食則未嘗書豈月未嘗食耶亦以為常故耳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許氏曰于何不臧未知有何災禍之應也○爗爗音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箋百川之水沸出相乘陵山冢崒崩疏山之冢頂崒然崔嵬者皆崩落陳啓源曰川沸山崩即周語之三川震岐山崩也在幽王三年日食在幽王六年詩本因日食而作并數從前之灾變耳朱傳以震電川沸山崩俱指為十月事恐未必有據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皇父音甫卿士按集傳六卿之外更為都官此說本孔疏未見周禮經典言卿士甚多此恐只六卿之長耳集傳又引或說云卿屬觀下文有作都于向擇三有事語明是畿

內諸侯畿內諸侯未聞為卿屬番音翻維司徒家伯維宰集傳以宰為冢宰本鄭箋說按鄭司農周禮宰夫注引詩作家伯維宰周禮宰夫下大夫若是冢宰不當敘于司徒之下仲允膳夫聚音鄒子內史蹶音愧維趣子口反音走古音考湊上聲馬叶音姥○疏周禮趣馬下士一人箋言中士者誤也楀維師氏箋六人雖官有尊卑而權寵相連朋黨于朝是以疾之皇父則為之端首兼總羣職故但目以卿士云疏父及伯仲皆字之義番聚蹶楀單言人聚子以子記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皆氏豔音艷妻煽音扇方處上聲○煽言其勢盛若火之煽然正月詩所云燎之方揚也○抑鄭讀噫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即下文作都于向之作不即我謀讀如迷○胡氏曰三代之時每有興作必謀及庶民今皇父反之故云胡為我作不即我

謀徹我牆屋田卒汙音烏萊讀陵之反音釐○疏汙者池停水之名萊者草穢之名

曰予不戕禮則然矣末二語又責其文過○疏皇父以親寵封于畿內既封即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先毀牆屋而後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責之○皇父孔聖甚自謂聖作都于向疏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王氏曰作都于向徙民而作其邑也擇三有事疏王制注云畿內諸侯二卿令增一卿以比列國也亶侯多藏去聲○作都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不憖魚靳反銀去聲俗作憖非○釋文引爾雅憖願也強也且也今爾雅無此文惟願也強也見小爾雅遺一老俾守我王箋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無留衛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向邑而居所以自實其邑也○

鄠忠脩曰向在東都畿内而此時周尚都西鎬皇父既總集朝權何肯去此徂彼夫亦見西戎之强王室方驕自知負天下之怨而營狡窟以自固耶且如鄭桓公亦賢司徒也懼周難之及謀所以逃死乃東寄帑賄于虢鄶蓋當時諸侯皆有鄶鄔之營焉而皇父為之首其背公植私如此卒至王室播遷三事大夫莫肯夙夜斯固勢所必至者○謝氏曰平王命晉文侯推原召亂之由亦曰罔或耆壽俊在服西周之亡實由于此使皇父秉政之時能留老成以守衛王如周召之師保如仲山甫之保王躬則幽王未必身辱國亡如此皇父之罪可勝誅哉○王志長曰五六章獨責皇父之專權好利皇父為卿士實總諸臣故獨責之獨責皇父則司徒以下六人之專權好利可知此可悟文章紀事之法

○黽勉從事箋自勉以從王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音翱○蘇傳無罪猶且見讒而況敢告勞乎下民之

孽匪降自天讀如吞噂音樽沓背音佩憎職競由人陳氏曰噂聚談也沓猥并也小人相見之狀如此背則憎疾也用此等人在位所以興孽未可諉于天也○悠悠我里里居也亦孔之痗音妹○自嘆所居之甚病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李氏曰幽王之時豈四方之民盡皆饒羨優游大夫方言已之勤勞故為此辭爾天命不徹叶直質反音秩古音考音赤我不敢傚我友自逸王氏曰不通以言其窮也其窮命也勉之而已故不敢傚吾友自逸益親屬之臣心不能已嚴緝不敢傚自逸之友潔身而去也與雨無正卒章意同

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鄭氏云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刺厲王
蓋以正月惡褒姒此篇疾豔妻又幽王時司徒乃鄭
桓公友非此篇所謂番也蘇傳鄭桓公在幽王時與
番蓋先後用事又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誰曰不
可漢儒異師相攻甚于仇讐毛公誠改詩第他師將
不肯信而韓詩之次與毛詩合此足以明其非厲王
也今按唐書天文志云十月之交以歷推之在幽王
之六年又周語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是歲三川

竭岐山崩伯陽父歎為亡國之徵與百川沸騰山冢崒崩語合鄭云幽王八年鄭桓公為司徒桓公死于驪山之禍其司徒必代番為之者此詩作于幽王時歷歷可據康成云云最為謬說

前三章述天變之後災異洊臻四章言致災由任用羣小又有内寵主之所以難去也五章六章專言皇父之惡七章八章歎已從事被讒安乎命而不敢自逸也項氏曰幽王時為惡者皆宣王時故家率犬戎攻王者崧高之申伯也為趣馬以亂朝者韓奕

之蹶父也為卿士而貪殘擅利為太師而迷民誤國者常武之皇父尹氏也四人雖未必皆其身亦無皆死之理以此知人才惟上所用唐裴矩即隋佞人魏華歆即漢名臣也嚴緝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大雅所美諸臣皆初年中興之佐幽王時未必存益皆其子孫耳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浩浩昊天不駿大也其德降喪去聲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蘇傳旻天怒之迅烈曾弗之慮而弗之圖乎嚴緝弗慮弗圖主責幽王說舍釋文一音捨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平聲○陳啓源曰舍毛云除也舍彼有罪而伏辜者不加刑戮其無罪之人反牽連相引而徧得罪如此說方合○周宗

周室為天下所宗故曰周宗宗尊也非族姓 既滅靡所止戾正周官八職一曰正六官之長 大夫離居莫知我勩音異 三事大夫䟽三事大夫王肅以三事為三公大夫為其屬董氏曰陳壽翁云如漢魏以來史曰位登三事皆指為三公 莫肯夙夜讀弋灼反音龠 邦君諸侯莫肯朝夕讀祥龠反音嚼○錢氏曰朝朝朝見也夕莫莫見也庶古音考音裕 曰式臧覆音福 出為惡陳第曰此章夜字舊叶約與夕惡為韻無所考據不知夜與戾勩叶下四句又轉韻也按陳說亦可從若論文勢仍當從舊叶 ○如何昊天叶音吞 辟音壁○法言不信讀如伸 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嚴緝不信法言則必信非法之言如也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人迷塗而遠行倀倀然我不知其所至矣

畏于天同上○疏天道設教以卑承尊若下不事上是不畏天道○王氏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人者畏天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傳遂安也疏兵寇已成不能禦而退之天下之衆饑困已成不能恤而安之此解甚明似勝集傳曾我暬音薛御呂記暬御

如揚雄為郎于哀平之間憯憯音慘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讀息悴反音碎

顧炎武曰徐邈音息悴反按此當作誶與墓門同○郝敬曰凡爾諸臣莫肯用心問訊以求忠益

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傳云言進退人也疏申其意云有道聽非法之言則答而受之若有譖毀之言則信而退之蓋責王也集傳以為責臣按此蒙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言之則責臣者是度王欲聽之言則答之不敢直諫也一聞譖已之言則奉身而退二語極臣下落落之態

○哀哉不能言匪舌

是出音脆維躬是瘁言忠言本之于心非取口給而罪反及之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此言君子戇而得禍小人佞而得福○維曰于仕孔棘且殆讀如以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讀如以○疏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為惡故朋友怨之○此章蘇氏說見集傳○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音姑鼠思范氏曰物之多畏者惟鼠為甚故曰鼠憂又曰鼠思泣血叶虛屈反音綌無言不疾痛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疏居者呼其友之去者遷于王都其友託以無室家可居又責之曰我所以憂思泣血欲汝遷者以孤特在朝無出言而不為人所憎疾故思汝耳且爾昔從王都出誰復從爾作室者本汝自作之也今還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

室為辭哉范氏曰君子閔周之將亡故招諸臣之賢者使還于王都以繫天下之心

序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正也箋言王所下教令甚多而非所以為正也

歐陽義古人于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云與詩絶異當闕疑元城劉氏恕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其詩之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

字朱子曰劉説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詩篇之名有絶不用詩語者此篇則甚難解頼濵云雨無正猶天失常託天災以刺時也天降饑饉有罪無罪同死即雨失其正也華谷云此詩刺刑罰不中忠言不用遂致人心離散所謂衆多如雨也或曰當從韓詩作雨無極朱子疑前二章皆十句不宜獨多二

句令若分作二章章六句何為不可且章各一韻分之正宜

喪亂之後大臣多去位其不去者作此以責之首章言天變于上二章言人離其心三章言巳忠言不見用而因以敬畏戒羣臣四章責羣臣之莫肯盡言也五章六章言彼之離散而去者蓋以忠直罹尤巧佞易入仕者進退皆難故爾又體其情而言之末章則深責去者以無室家為辭

劉瑾曰詩文四章言曽我暬御慘慘日悴固可見其作于暬御之臣矣但二章首言宗周既滅繼言正大夫離居卒章又言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似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離居不復隨平王遷于東都故見諸詩辭如此○先儒謂此篇東遷後詩以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恐非逆料未然遷于王都正指東都也若止以去而挽之來則曰還曰歸皆可何必以遷為辭乎幽平之際災變頻仍臣工解體考之文侯之

命可見其曰殄資澤于下民即此詩降喪饑饉斬伐四國之謂也其曰冈或耆壽俊在厥服即此詩正大夫離居莫肯夙夜莫肯朝夕之謂也其曰侵戎我國家純即此詩戎成不退之謂也平王遷洛本廹於戎難其時將兵匡衛者晉文侯鄭武公衛武公而外無聞焉觀詩末有昔爾出居語知幽王之末大臣多避難潛身者此詩人所以深責之也○陳啓源曰朱子以宗周既滅疑東遷後詩安成劉氏又申之似矣實

不然太康失位夏未亡也而五子曰乃底滅亡西伯戡黎紂未亡也而祖伊曰既訖殷命又如伯陽父史伯論周之亡皆直言無忌此亦幽王時也何嘗以不祥語而諱之離居出居正與十月末章我友自逸語相合幽王時大臣多見幾去國鄭桓公尚寄帑虢鄶為逃死計則其他可知矣不當泥遷于王都一語謂東遷後作況詩中有決不可通于東遷者首章云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次章云庶曰式臧覆出為惡是也

平王庸懦之主不至若幽王之無道且遷洛之初人心未固何敢淫刑以逞恣行惡政哉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集傳多採蘇說

旻天爾雅秋曰旻天王肅云仁覆閔下謂之旻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音聿何日斯沮釋文辭吕反苴上聲一云讀如組○嚴緝沮者有所憚而止也蘇傳天禍迅烈徧于下矣而王之邪謀終未見衰止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卭

音節○潝潝音吸訿訿音紫○集傳解潝潝訿訿用賴濵說劉向曰言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

相是而背君子是蘇說所祖亦孔之哀叶音依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王志長曰謀之其臧四句與首章辭意俱同但謀臧不從不臧覆用獨斥幽王此章則槩指羣小二具字可見我視謀猶伊于何底古音考音脂○顏師古讀云讀集救反音就顧炎武曰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王應麟詩考序言漢廣不可休息朱子從韓詩作不可休思小旻是用不集朱子從韓詩作是用不就今本思仍作息就仍作集而集下叶疾救反則非王氏所見之本疑是朱子未定本也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箋言小人爭智而讓過如匪行邁嚴緝引釋文云邁遠行也謀是用不得于道讀徒候反音豆○陳第曰韓詩集作就舊因以集為去聲按吳越春秋載河上歌集與抹流叶

當音譬猶讀如字發言句下又轉韻○嚴緝如人欲行路必問于經行者非行邁之人而與之謀問其所不知宜無得于道路之事也此解勝集傳○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邇言大猶之反是聽言在上者是爭言在下者然亦互有之王志長曰前言謀臧不從不臧覆用猶有君子小人相持但君子不能勝耳至此則能為臧者皆卷舌而退惟羣小盈庭聚訟羣小之中又自有排擠所謂維邇言是爭也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如作室不謀于工師而謀于路人室必不成○國雖靡止靡止言無定也

論

或聖或否讀如鄙○言不可薄待人謂皆否而無聖民雖靡膴音呼○王肅讀為幠幠大也集傳云民雖無多益用王說或哲或謀讀莫徒反音謨或肅或艾音乂與乂

同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讀蒲寐反音備○陳第曰舊以謀音謨以叶膴按上文否既叶止民雖靡膴三句一韻下二句一韻艾與敗叶最順若音謨氣脈似斷矣○疏如彼泉之流行則清壅則濁無相牽率為惡以自濁敗○蘇傳雖世亂民辟猶有賢者在焉哲謀肅乂用之皆可有濟也苟廢而不用使愚者壅之于上則相與淪敗無能為矣○不敢暴虎不敢馮平聲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音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讀音因如履薄冰嚴緝

荀子云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遂引此詩末章益斷章取義耳毛公祖其師之說以不知其他為不敬小人之危殆考本詩諸章止言不能聽謀無畏懼小人之意左傳昭元年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注云取非惟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益杜氏亦用毛說○按

此章當以集傳解為正

序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吕記小旻小宛小弁小明言小者篇在小雅恐與大雅相亂故以別之今大雅止有大明餘篇疑亡蘇傳同

○四篇皆以小名其義未詳若謂別其為小雅小雅多矣何獨別此四篇大東名小東正宜何反以大名乎小旻小明別于大雅召旻大明則小宛小弁將何以別乎又謂宛弁刪其大而小者獨存此說近之然

亦無證據

前二章言謀有善不善而不能擇三章言謀之非其道四章言謀而不能斷故于事無成五章言不擇賢者謀之必將致敗末章言懼禍之深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宛彼鳴鳩毛云鶻鳩也爾雅注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亦呼鶻鵃陳啓源曰鳴鳩是鶻鳩鶻鵃即莊子之鷽鳩所謂決起而飛搶榆枋者非班鳩也名物疏辨之甚明吕記朱傳皆誤翰飛戾天讀如吝○言鳴鳩雖小鳥亦有高飛戾天之志為人子者不自勉强奮起以墜先人之業曾鳴鳩之

不如此說本之歐陽大勝毛傳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壹醉日富則用燕喪威儀故戒之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讀夷益反音亦○中原有菽庶民采讀如之螟蛉有子蜾音果蠃音裸負讀蒲美反音婢之傳蜾蠃蒲盧也郭璞曰蒲盧即細腰蜂也俗呼蠮螉黄震曰古說皆謂蜾蠃負螟蛉之子為子置空桑中七日而化揚子雲所云類我類我者解頤新語云有人取蜾蠃之巢毁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育之其螟蛉不生不死在穴中久則螟蛉晝枯其卵日益長大自為蜾蠃之形穴竅而出非蜾蠃以螟蛉之子為子也如月令腐草化為螢亦螢宿其子于腐草既成形則自腐草而出杜詩云幸因腐草出最精于物理○大全引本草注云

細腰無雌皆取青蟲教祝變成已子嘗折窠視之亦生子如半粟米大所負蟲却在子下此說與解頤新語又不同以本章興義言之從舊說是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按鄭箋以中原采菽喻王位無常家螟蠃負子喻幽王不能治萬民能治者得而子之華谷又謂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刺王不能教太子宜白申侯負之而去曲說至此極矣斷應從集傳無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言用善道以教子使之似續詩中似字多訓續非如似之似也

○題

音弟視也

○彼脊令

平聲

載飛載鳴

嚴緝他鳥飛則不常鳴惟春令且飛且鳴口翼俱勞無有止息人可以不自勉勵乎

我日斯邁而

汝也

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交交桑扈

音户○桑扈為九扈之一二三月間採桑時來故名左傳疏云爾雅注及詩箋皆以桑扈竊脂謂盜人脂膏也即如此言夏扈竊玄秋扈竊藍

冬鳸竊黄棘鳸竊丹者豈復作盜竊解乎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虦貓竊即古之淺字竊毛者淺毛也此鳥色具不純竊玄淺黑竊藍淺青竊黄淺黄竊丹淺丹則竊脂為淺白也按此說可正諸儒之失埤雅謂桑鳸有二種青質者觜曲食肉好盜脂膏此詩率場啄粟是也素質者其翅與領皆有文章後詩有鶯其領是也此說吾未敢信李時珍本草有辨甚明○陳啓源曰爾雅桑扈竊脂郭璞云俗謂之青雀觜曲朱傳用其語而曰俗呼青觜不成文義必傳拌之誤

率循也場啄粟哀我塡音顛○傳塡盡也箋謂窮盡寡財之人集傳則云與瘨同病也寡宜岸本作犴石經訛為岸宜獄疏哀亂之世政以賄成窮盡寡財者濫被繫禁在上反謂之宜有此訟宜有此獄歐陽義宜者言其勢不得不然握粟出卜日者傳云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見古之以粟問卜也自何能穀穀善也呂記獄中以輕為善以重為不善王氏

曰方是時也塡寡不能自直必矣則雖出卜何自而能穀乎○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序小宛大夫刺幽王也晉語秦伯賦鳩飛注即小宛首章

朱傳作大夫遭亂兄弟畏禍而相戒之詩此解最明切復不悖序首章以鳴鳩亦可戾天興兄弟當努力以求及其親也次章欲其敬威儀以治身所以繼先人也三章欲其用善道以教子亦所以繼先人也四章以毋辱所生申首章之意五章至末章言遭亂如

此易罹刑獄故雖無罪之人猶懷恐懼而可無戒乎
詩雖不顯斥幽王而彼昏不知壹醉日富政與賔之
初筵同旨至哀我填寡宜犴宜獄及集木履冰等句
則刺時之意莫切于此解者必欲牽合幽王父子事
故其說穿鑿無理今盡汰之

小宛六章章六句

弁音盤彼鸒音豫今烏鴉○斯歸飛提提音匙吕記同○箋樂乎彼鴉烏出食在野羣飛而歸提提然傷今太子獨不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

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踧踧音笛周道鞫為茂草讀此苟反湊上聲○二語是賦非興我心憂傷惄音溺焉如擣讀丁口反音斗假寐永歎謝氏曰事關心者夢中亦長呼故曰假寐永歎維憂用老讀音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疏疢首頭痛也○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讀如米不屬音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箋辰謂六物之吉凶六物者歲時日月星辰也安在讀此里反音沚古音考音止○菀音鬱彼柳斯鳴蜩音條嘒嘒陳第云當音意儁音會則韻不諧有漼于罪反音璀者淵萑音丸葦淠淠音譬○箋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物之大者無所不容以興王不能容其子譬彼

舟流不知所屆當音既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音祈舒緩○雉之朝雊音姤尚求其雌譬彼壞胡罪反音悔木疾用無枝箋傷病之木內有疾故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蘇傳鹿走而求其羣雉鳴而求其雌物莫不有思于其親者親之不可去非獨以其愛亦以其助也今王獨棄后而逐太子兀然如壞木之無枝而曾莫之顧何也嚴緝此章憂王之孤立○相彼投兔投人之兔尚或先去聲讀蘇晉反音信之劉氏曰先之謂及驅者未至而先存之行有死人尚或墐音覲之疏墐者埋瘞之名左傳道墐相望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醻之疏莫酬之爵不舉旅酬在莫酬

之後交錯相酬得即飲之以喻得讒即受而行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釆苓苟亦無信苟亦無然所謂舒究之也伐木掎音己讀居何反音歌矣析薪杝音侈叶湯何反音拖矣

疏掎者倚也畏木倒而以物倚其顛杝者施也觀其裂而漸相施及舍音捨彼有罪予之佗音拖矣按毛云佗加也集傳同然考之字畫佗即他無訓加者嚴緝云佗佗者置之他所謂斥居于申也此說有據當從之○莫高匪山讀音羶古音考音先莫浚匪泉集傳解二句用鄭箋此以上二句興下二句不當作賦君子無易去聲由言何楷曰任意而言曰由言耳屬音燭于垣古音考音延無逝我梁無發我笱音苟○蘇傳恐襃姒伯服之壞其成業故告之以無敗梁笱猶谷風之意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序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疏以太子不可作詩刺父自傅意述而刺之○郝敬曰凡詩託爲其人之言不必真出其人之口也毛公獨于此詩明之者非謂小弁獨託而他詩皆真也以明子之于父無刺而小弁之親親非宜臼所及耳○辨說云此爲放子之作無疑但未見必爲宜臼耳愚按詩言踧踧周道鞠爲茂草是憂國家之將亡非宜臼作必無此語況孟子集注已純用序語何此獨疑

之

前五章皆言被廢無依故心憂之甚皆怨慕之辭六章以下純乎怨矣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信讒不舒究之此是幽王黜后放子之本宜臼作詩時其身已被逐故曰舍彼有罪予之佗矣宜臼之廢也其始必幽王嘗泄其意于語言之間左右因傅會而成之故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李泌所謂左右聞之將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者也此東萊說宜臼既廢伯服

遂立為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逐子之悲同于棄婦故其辭一也

朱氏曰小弁前六章皆興白華八章皆比小弁婉以切猶有望之之意父子之道也白華簡而莊不無責之之意夫婦之道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音疽無罪無辜亂如此憮音呼○憮訓大見爾雅釋詁文昊天已威讀紆胃反音畏陳第曰古威畏通音予慎毛云誠也本爾雅無罪

昊天大(音泰)憮予慎無辜(叶)亂之初生僭(不信也)始既涵(音含)亂之又生君子信讒(此君子斥幽王也陳氏曰小人以不根之言搖動君子人君不為之別白遂致並畜于胸次而涵之于疑信之間日月既久心志惑移猜忌不能不生猜忌既深則心所疑惑者往往以為有驗)君子如怒亂庶遄沮(釋文辭呂反菹上聲)君子如祉亂庶遄已(疏言怒讒人福賢者則亂可疾止○此章潁濱解見集傳)○君子屢盟(讀莫郎反音芒)亂是用長(上聲讀如字○王氏曰不能如怒如祉以明是非好惡而誣罔誕謾者衆至則任賢安能不貳去邪安能勿疑既貳且疑豈免詛盟屢盟而不知反本此亂之所以長也)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真氏曰讒人乘間伺隙以中君子如穿窬之盜然盜而信之亂之所以暴起也)盜言孔甘

亂是用餤音談○說文餤食也趙世家故以齊餤天下匪其止共音恭維王之邛音笻○集傳解二句用鄭箋許氏曰讒人往往謬為恭敬以欺其上則明告之王曰是非實恭也徒為王之病爾○奕奕寢廟前曰廟後曰寢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毛訓謀集傳云定也之他人有心予忖度音鐸之躍躍毚兔遇犬獲讀黃郭反音穫之此章以作寢廟定大謀興讒人心雖深藏亦易忖度如狡兔之必獲于田犬也○荏苒柔木傳柔木椅桐梓漆也君子樹古音考音暑之往來行言箋作善言往來皆可行其解紆曲集傳云往來行道之言用歐陽說今從之心焉數上聲之蛇蛇音移○歐陽義蛇蛇舒緩安閑之貌碩言箋碩大也大言者不顧其後歐蘇同此解集傳以為善言考字書碩

無訓善者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口厚是轉韻不必叶○此以柔木宜樹與行言宜辨彼大言任口既非可信矣若巧言之人工為讒間顏實赧然是烏可不加察耶）○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眉湄通）無拳無勇職為亂階（讀居奚反音基）既微（骭瘍）且尰（市勇反音腫○腫足）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音紀）何

序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首章為傷亂之辭以發端次章言亂生于讒讒生于王之涵容不斷漢弘恭石顯與蕭望之周堪劉更生

相辨論元帝始不之察其終也望之等皆為恭顯所排則譖始旣涵之失也三章言信讒致亂雖屢盟何益左傳幽王為太室之盟諸侯畔之此其證也盜言即讒言詆為盜者疾之深也四章言巳能忖度讒人之心也五章備言聽言宜審巧言尤不可惑葢讒人之言非巧不入詩人所深惡也故摘取巧言二字名篇末章斥讒人所在而深賤之言本易驅除特王不悟爾按晉語幽王與虢石父比而立伯服太子出奔

申又鄭語號石父讒佞巧從之人而立為卿士此詩于信讒之禍痛之深矣彼何人斯殆指號石父之徒歟

巧言六章章八句歐陽義以奕奕寢廟至予忖度之六句為一章躍躍毚兔至心焉數之為一章蛇蛇碩言四句為一章與毛鄭異不可從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讀音巾胡逝我梁鄭云魚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二人從行謂暴公與其侶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疏知已被譴而不唁明其譖已內慙始者不如今云不我

可嚴緝不以我為可言不悅我也劉向傳上問楊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耶○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毛云陳堂塗本爾雅國策美人充下陳下陳猶堂下也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讀音吞○徹責其譖已○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讀如分○傳飄風暴起之風按爾雅回風為飄回旋之風必猝然而起義相通也言其往來之疾如飄風然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讀音寧胡逝我梁祇音支○適也攪我心○爾之安行亦不遑舍讀商居反音舒魏氏云六經舍舍皆音暑平讀則曰舒爾之亟音棘行遑脂爾車呂記謂汝行之緩乎何為不少息而見我也謂汝行之急乎何為復有暇而脂車也如此說勝集傳壹者之來云何其盱音呼○箋盱病也集傳訓望引

字林盱張目也及易與三都賦為證當從之○疏此章極言其情以詰之○爾還而入我心易去聲○丘氏曰易平易也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否與可對言汝之不來必有不可乎我者難以知其故也集傳未甚明壹者之來俾我祇音支○安也也○伯氏吹壎音讙仲氏吹篪音池○壎篪詳集傳張萱曰他音各自為五聲如宮磬鳴而徵磬和惟壎篪則二器共為一音壎為宮而篪之徵和伯宮也仲徵也古人所以喻兄弟及爾如貫箋與爾俱為王臣其相比次如物在繩索之貫諒不我知令豈誠不我知而譖我乎出此三物犬豕雞以詛阻去聲爾斯疏盟大而詛小皆殺牲歃血告誓神明愚按大事正禮盟必用牛詛則不必用牛左傳孟武伯問高柴諸侯盟誰執牛耳是盟必用牛也鄭莊公使卒出猳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

叔者是詛不用牛也豭犬雞即此詩三物也○集傳解此章全用穎濵○為鬼為蜮音域○黃公紹曰漢東方朔傳人主之大蜮師古音或云魅也今俗猶云魅蜮陸氏釋文音或正師古所注魅蜮者也又引沈重音域而以短狐如鼈三足釋之誤矣錢氏詩詁謂短狐非三足鼈辨釋文之誤是矣不知蜮本音或亦非短狐也則不可得有靦音腆○傳靦姡也疏說文云靦面見人姡面姡也户括反然則靦與姡皆面見人之貌李氏曰後世用此句以為愧恥非也面目視人罔極箋姡然有面目汝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汝相見作此好歌以極反側王氏曰作是詩將以絕之也而曰好歌者惟其好也是以極求其反側非終絕之不可與復合也

序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

蘇公作是詩以絕之暴蘇皆畿内國名蘇國在温子爵傳文八年公子遂㑹雒戎盟于暴注云鄭地幽王時鄭尚未遷蓋暴在東都畿内與蘇子國同忿生之後見左傳○陳啓源曰左

三言彼何人斯皆假託暴公之侶以刺暴公也前六章反覆言不入之可疑七章乃責以大義末章又峻其辭焉雖云絕之仍有冀其悔悟之意○蘇公與暴公同為王卿士其從行之人亦卿士也詩云不入唁我知蘇公是時已因譖失位吹壎吹篪追言同為王臣之日也蘇之絕暴必因國事參商故責其反側若

薄物細故不應詆斥如此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集傳解此詩全用永叔

萋兮斐兮傳萋斐文章相錯也成是貝錦箋喻讒人集作已過以成其罪猶女工之集彩色以成錦文埤雅錦文如貝謂之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音泰甚○哆昌者反音扯○傳哆大也說文哆張口也兮侈疏侈者因物而大也禮干衣袂半而益一謂之侈袂兮成是南箕箋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嚴緝箕東方蒼龍之宿考星者多驗于南方故曰南箕○朱氏曰萋斐以成貝錦喻讒人者能因細小而飾成大罪也哆侈以成南箕喻讒人者能因疑似而搆成實罪也彼譖人者誰適音的與謀讀音迷○緝緝翩翩讀批賓反音彬○嚴緝讒人情狀接

續增益緝緝然如女之織往來輕飄翩翩然如鳥之飛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讀芬遷反借音邊古音考音掀○捷捷然輕儇幡幡然反覆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音汝遷輔氏曰謂爾不信自譖者而言也既其女遷自聽者而言也皆必至之理故以之為忠告○驕人謂王聽信其言所驕縱之人也好好勞人草草箋憂將妄得罪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于是呼天而告之何不視彼驕人之有罪乎憫此勞人之無辜乎下章投畀有昊所以要之令視也○彼譖人者讀掌與反音渚誰適與謀讀滿補反音姥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讀如迫○疏北方太陰之氣不生草木故棄擲于彼益不欲其生之甚有北不受

投畀有昊讀許候反叱去聲○者謀虎一韻食北一韻受昊一韻○疏當擲予昊天自制其罪以物皆天之所生天無推避之理○楊園之道猗音倚○毛云倚加也集傳從之或云猗通作倚于畝丘讀袪寄反音欺○疏丘如田畝曰畝丘孫炎云方百步也箋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興讒人欲譖大臣故從近小者始朱傳亦用鄭意而以楊園為自況則不可○楊園畝丘益即所見以起興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序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疏後宮稱永巷是宮中道名伯長也寺人之長○愚按周禮寺人屬于內小臣集傳以為即巷伯益自稱曰寺人自人稱之曰巷伯猶唐人號御史為端公耳

首章二章言讒口中人小可使大虛可成實也三章四章述讒人之情狀因以其身所必受者戒之五章六章訴之天而欲其死亡末章又以讒禍警在位諸臣也○朱子謂寺人以讒被宮刑為巷伯而作此詩葢因班固論司馬遷云跡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而有此說又引楊氏謂寺人親近而遭此讒則幽王之不明可知陳啓源曰巷伯詩是本為寺人又被讒譖而作使其遭讒後宮則殘刑之時尚未為奄

安得自稱寺人耶

小弁以下四詩作而內外上下皆困于讒矣此幽王之所以亡也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詩之編次固有以事類相從者如巧言何人斯巷伯三篇是也

詩經通義卷七